

宗 教 研 究 叢 書

簡又文譯

宗教与科学

青年協會書局出版

宗 教 研 究 叢 書

第 二 種

宗 教 與 學 科

簡 又 文 譯

青 年 協 會 書 局 刊 行

引言

本協會前所印行之新宗教觀一書，本係一種實驗的辦法，因潮流之壓迫，倉猝輯成，對於宗教學範圍內基要的問題，固已明言未及一一從事透徹的研究，只求對於研究宗教者有所資助，使得一新的宗教觀念以作前進的津梁而已。乃出版未久，竟蒙各處歡迎，許為適應時勢需要之作，銷數之多，遠逾望外。由此益見社會上需求之殷，而宗教研究叢書速行續出刻不容緩也。宗教哲學中，除宗教之定義一問題外，當以宗教與科學之關係一條為最大最要，而兩者復有互相牽涉互相包連之勢。苟於後者得有明晰精透的了解，則庶幾可以並喻前者。且此一問題實古今非宗教者與尚宗教者最大最烈的爭點，此而可了，其他可了。故這本宗教研究叢書的第二種之總題目，就是『宗教與科學』。

自今年『非宗教運動』發起而後，所謂科學與宗教之戰，視前尤烈。數月以來，兩軍交綏，文壇宛似疆場，筆墨利於鎗炮。爰考其旗鼓相當的戰況，則大概呈出兩種現象。在一方面，則

彼一知半解之士，對於科學，哲學，宗教學等學術，並無深奧的研究，而却懷有反對宗教——尤其是基督教——之先入的成見。乃動輒以『科學興，宗教廢』或『科學與宗教不兩立』等語，爲『非宗教』的大前題。其並一知半解的學識而無之像應聲蟲般的下士，更只是拾人牙慧，咒罵訕笑而已。而能虛心研究宗教果與科學相悖否，宗教在人生中果有合法的地位否，然後下一斷語者，並不多觀也。在其對面，則信教者對於宗教亦多無近代科學的智識以爲基礎，亦鮮有明白科學與宗教本身之真相，乃對於一切異於古老傳說及一向宗奉的信仰之新學說懷疑之，攻擊之，從未能反躬自審，看古老的信仰果有悖於新學術否，然後自行濊瀆和改造宗教的內容外表，以適應於新環境在智識上，倫理上，精神上的新要求。由此觀之，則後者是『盲信』，而前者却是『盲非』，今日吾國科學與宗教之戰直是『盲戰』耳。

然則和解之道何在？夫兩者交綏之原因，既在『愚昧』一點，則和解之道，不在苟且的調和，不在勉強的離異，亦不在你死我活誓不兩立的衝鋒，——而獨在彼此有徹底的了解而已。所謂彼此徹底的了解者，即是要從新研究宗教與科學彼此的宗旨和本性，掃除彼此相見彼此攜

手的障礙，而後定其各自的範圍和互生的關係，使兩者各呈其特殊的功用（即是，如果兩者確是各有特殊的功用），以服務於共同的主人翁，——是即個人的和社會的生命。此是近代學術界的潮流，此書宗旨就是想做一條小運河，引導此潮流入吾國以救濟一時知識界在宗教問題上的飢荒。

上言宗教與科學和解之道乃在彼此徹底的了解，而了解之法又有三。一是明事實，就是要明白宗教與科學兩者現在人生經驗的事實上究竟是怎麼樣，是仍然戰爭呢？還是兩者已有和解並行的朕兆或事實呢？空言是欺己愚人的事實，一明，空言可息矣。二是要究理解，就是要老老實實面對宗教與科學兩者不相容之點，或為信仰，或為態度，或為教義教條，或為人生觀，或為宇宙觀……等，一一挑出之，而共同籲告於真理的法庭，就正於學術才智的大宗師，關於兩者種種疑難障礙之點，一一溝通之，而重造一新理解。理解一得，功過半矣。最末則要探本性，此為根本的工夫，因縱然得明事實和究理解，而仍未能直探宗教與科學兩者的本性，則此和解之工仍是膚淺的，其智識上的基礎仍未鞏固可靠。故研究者當進而考求兩者的本性，此包括

兩者各自有其範圍，並對於人生的功用。入此虎穴，虎子必得；研究宗教與科學一問題，至此亦庶可得鑿足矣。

本書的內容，係由三卷組成，每卷都是一位西方學者整篇的著作（卷下稍異，詳後）。每卷之選出及編定之次第都是求能適於（一）明事實（二）究理解和（三）探本性之宗旨。今略為介紹如下：

卷上宗教與科學的合作三篇，陳出宗教與科學兩者在現代中的事實狀況，而以生活學為例證，進化與哲嗣學則其演證之工具也。著者為芝加哥大學植物學教授兼主任顧德博士 Prof. J. M. Coulter。原文為博士在芝加哥麥堪美神學院的演講辭，載在 *Biblical World*, "Science and Religion", Vol. LIV, Nos. 4,5,6, 1920。博士為近代最著名的植物學家，抑亦為最熱忱最篤信的宗教家；在新宗教觀最末一篇，已有詳細的介紹，茲不贅。

該篇與茲三篇意義有小部份的相同，然彼則一斑，此為全豹。閱彼既有所得者，當亟求其發揮透徹之全部理論也。

卷中進化與宗教之著者，培林士敦大學之生物學教授 克倫博士 Prof. E. C. Conklin，亦世界生物學科學家之泰斗也。全卷十篇本是博士新著之人類進化之方向一書最末一卷，此蓋其全書論進化之總結也。其爲論也，說理精翔，見解新穎，其溝通宗教與科學——尤其是與進化間的障礙，——及所陳出對於各難點的新理解（見卷下目次）最是鞭闢入裏，微妙不過，允推爲進化學近代之傑作，至其詞藻之華麗猶餘事耳。善英文者兼欲詳究人類進化者，當細讀其原書。（該書名：The Direction of Human Evolution 係在 Scribners, New York, 出版，一九二一年。）

卷下宗教與科學的關係之著者，是印度馬德拉士大學哲學教授 烏德邦博士。（美國人 Prof. A. S. Woodburne）他前在芝加哥大學神學院考取哲學博士，其論文原名：The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: A Biological Approach 譯云：宗教與科學之關係根據生物學之解決。全文共八章，本書下卷則抽取其第三、第七及最末之一章，爲使其適本書之宗旨，其餘則從略也。著者是專門研究哲學、神學、宗教學的，本論文是其學問之結晶。

關於宗教與科學之元始，區別，各自的範圍，和功用，及其他種種的關繫。探究其本性至最深之度，底蘊已窮矣。而其尤為可貴可靠者，則是其所採用的方法，不是依古老遺說或盲拾他人唾餘，亦非由一己幻想臆斷，而却是由一己之勞苦研究，按歷史的陳迹，人生的經驗，復根據近代最新最善的生物學合心理學 Biological-psychological 見解及學理，以為歸納的結論。此洵足稱為二十世紀宗教學學術之精華也。（原書在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出版，一九二〇年）

關於宗教與科學一問題的書報文字，本來是有數不勝數之多，而此三者之所以獨見選用者，則因為書籍既多，自然要擇尤拔出；此三者可算是近代出品中之特佳者，其所陳出之答案都與近代科學，哲學，社會學，心理學，等學術思潮符合，最能令人滿意。以編者個人見地論，則對於此三卷所言，苟詳細分析之，其中不無幾處稍異之點，但語其大體的意見及結論則都為贊同，且對於各著者的見解，尤有拳拳服膺之態度。編者再敢說一句大膽話：如果讀此書者肯拋棄舊日的眼光及理解而採納此新者，亦斷不會被導至甚麼危險的地方或異端的羅網。然再有一

重要之點不能不鄭重提及。讀此書者無論如何佩服，萬不可就謬然盲從以其爲絕頂終極的真理，隨即駐足於此，而不再親自用科學的方法，前進研究，搜求實驗，及自下獨立的結論。苟得其見解，循此軌道，復能參考他項書籍，觀察古今事實，自做一翻登堂入室的工夫，直接向宇宙裏的具體及人生裏的經驗討資料，思之索之，再以他人及本書所說的爲參考爲導線，復一一親自試驗其功效，然後自下假定的結論，此方不是盲從盲信，而爲自己所得所有的結論；能如是，行將見所抱獨真，所見獨確，以此信仰運行於生活中，當無有不抒發大力，不特可恃爲一己前進的明燈，抑可啓發他人的愚蒙矣。是則此區區小書目的所欲奏之功乎！

編者深謝幾位盡力幫助以玉成此書的朋友和同事：如同學高子爲雄、同事范子誦、誨錢子江、春，他們都讀過譯稿，都有改良之點陳出。而尤所感激的是同事沈子體、蘭，倘若這書的稿子不得他爲最後的校對，在句語字眼上，有好幾處卓見的改易，也不至於有現在的成績。這本書究竟是我們同事好友幾人協力合作的出產。

最末，則爲本書做序文的兩位，待編者介紹出來，要留給閱者謝謝他們。陸志韋君是芝加

高大學專門心理學的哲學博士。德伯森君（美國人）是物理學專門學者，曾在美國大學教授該科，他曾週遊吾國大城邑演講科學的新發明。他們都是專門學者，今各從自己的見解而立言，益足以與本書主論互相發明，互相輝映。以編者觀之，本書得他們兩位老先生的序文，好

其言可證其言出了青，「真是受益不淺呢。」

簡又文

序一

近我住家的地方有一棵古松，相傳是六朝時遺下來的。一般人對於他有一種神秘不測的態度。有的說樹裏有神，千萬不可侵犯。有的說從前出過樹妖，被雷火燒死，所以現在樹頂都不生枝葉了。更有人說樹身裏現在還有盈丈的大蛇，正在修仙哩。有一天來了一位生物學家，一看就說那棵樹不像是六朝傳下來的，數數樹的圓紋就可疑了；有蛇沒有蛇，細細的瞧一瞧就得了，倘使真有蛇，他還要看是那一類那一種的哩。據一般人看來，這位科學家豈不大煞風景了麼？科學家笑一般人的迷信。

科學家和一般人所見的同是那一棵樹，然而他們的態度絕對不同，一是科學的，一是宗教的。

就此我得到兩種感想。一，科學和宗教的對象是無所不同的。二，科學和宗教的態度是絕對不同的。要研究科學和宗教的關係，決不能從物質對象一方面入手，必須從心理態度一

方面入手。

這一點不認清，宗教和科學搶對象，猶之政治界的爭地盤。以前神學和科學的戰爭，這幾年又有人狂罵宗教，都只是生存活剝的生活，並非人生的好現象。

其實這一點也難怪人的錯誤。科學家說上下四方，凡是對象，總不能逃科學的範圍。小

而至於一艸一木，微而至於一言一語，沒有不能用科學方法來研究的。即是宗教，也可以劃入科學的範圍；豈不聞有宗教心理學麼？比較宗教學麼？他的話完全是不差的。

至於宗教家呢，也自有他的眼光。宗教的觀念，也差不多是普遍的，不是推定一事絕對的有價值，就泛定一切都絕對的沒有價值。而且宗教的對象又和科學一樣的漫無限制，無論山川草木，蟲魚鳥獸，夢像幻境，甚至於人的指甲，頭髮，生殖器。所以宗教家說他的信仰包羅萬象，也未始不可。

因此科學和宗教不免兩生誤會。科學罵宗教是迷信，是依賴性，是思想的蝨賊。宗教笑科學是木偶，是機械發狂，是捨本逐末。兩個蠅在一塊玻璃的兩面爬，我想你沒有背，你想我的

翅沒有來歷，各以爲看得很清楚。那才是兩個可憐蟲哩。

我的同學簡君又文竭力要解脫人生這種矛盾，現又編宗教與科學一書爲青年人研究的資料。我就希望他把以上的意思介紹給當代的人。

然而宗教的態度和科學的態度既是絕對的不同，一是信仰的，神秘的，一是分析的，唯識的，二者又怎樣可以並行呢？

我敢說第一呢，政治式的『調和』是不可能的。宗教讓一步，科學也讓一步，不算是文明的待遇。不當讓而讓，就或爲割據的局面，或是二者漠然不關痛癢。那不是人類的分裂，就是人生的分裂。我們中國人還有一種大病：不管事理的衝突不衝突，總是像老和尚吞生鷄子『渾沌乾坤一壳包』。什麼印度的宗派，西方的學派，在我們中國人的頭腦裏都是『平等』。這也不是我們所希望的科學和宗教的調和。

第二呢，這兩種態度決不能同時在一身上發生。現在有人在禮拜堂裏講相對論，爲要提倡科學的宗教；又有人在生物試驗室內顯上帝創造萬物的奇妙，還敢說是宗教的科學。究

竟一方面把精神毀傷，一方面把論理割絕，因為強不能以為能的緣故。

兩個人對於同一事物可發生兩種態度，單是一個人對於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時候也可發生不同的態度。譬如一朵花和一個人的關係，是美術的，商業的，科學的，宗教的。我時而享受他，時而把他買賣，時而把他分析歸類，時而看他神秘不測而崇拜他，誰能說我是自相矛盾？況且態度的變更誰也不能逃避，不過多少長短有些不同。科學的態度實現多一些，長一些，就是科學家。少一些，短一些，就不是科學家。宗教家也是如此。

宗教和科學的「調和」是活人經驗上的問題。我願簡君又文的事業能使許多旁觀派和漫罵派變成切身經驗的人。

陸志韋草于南京

序二

簡又文君編譯這一本書，我們十分感激他。這書所討論的是人生興味最濃，意義最要，兩個分子——科學和宗教。這兩條題目，其重大如此，其複雜如此，其迷亂人心復如此，而我們的能力又如此其微弱，如此其有限，而成見復如此其偏頗，然則我們想尋一條直達到能力，希望，安寧，和相愛的坦途，豈不是很難很難嗎？簡君所編譯的這本書，行將導我們至這條康莊道上走去。簡君我們很多謝你！

簡君選出那三位學者，是確有見識。顧德博士前時曾任林湖大學 Lake Forest University 的校長，至近二十五年來則在那研究科學地位極要，結果極大的學府芝加哥大學當植物學主任。他在植物學和生物學裏所立的功績，昭著當世，永垂不朽。但是我們再要說一句，除在科學之外，他還在美術的，社交的，和宗教的生活上面，幫助不少人哩。

康克倫博士是在極豐富的文化中樞培林士敦大學任生物學主任職。他不只是一個科

學界泰斗，而且是一座堅固的礮壘，以敵抵其舌如簧而其言狡詐不通的白賴仁 W. J. Bryan 及乾特其 Kentucky 一部分的省議員對於進化之大攻擊。（他們運動在該省議會通過以法律禁止省內各學校教授進化，卒歸失敗。）他所貢獻於科學和宗教及此兩者之關繫，真是非常豐富。

烏德邦博士的論文，區區百頁，然而以我所知的而論，則此實為陳述科學和宗教及兩者的互相關繫之最簡而最好的文章。他指出在心理學裏科學和宗教共有同一的基礎。這篇偉大的論文，全是由這一種最新穎最明照的觀念而做成。他所陳出科學與宗教之區別五大點，尤具啓迪之功。（見卷下首篇）

以愚見所及，則科學與宗教同是由生命的泉源汨汨滾出來。科學與宗教都是服務於生命的，因此共抱同一的宗旨。他們同由遠古演進而來，當然是老友了。科學家所具有的是理性，而宗教家所具有的是信仰。因為各要大顯奇能成就偉業以爲人類之將來，故兩者在同一的大志內是同盟了。不特此也，而且宗教家對於科學是常有促進提拔之大功，而科學家對於

宗教亦常施瀟灑圓成之妙用，所以彼此互爲大恩人，彼此常是好同事。

雖然，宗教和科學兩者，在功用上，相同之點確多，但是不幸他們仍有不少相異之處。「科學每利用想像 Concepts，範疇 Categories，及公例 Laws；其在宗教，則每利用象徵 Symbols，圖型 Pictures，和譬喻 Parables。（見 G. B. Smith,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）抑且科學是肇始於物和力，而信仰所領會所理解的是空間之以太。論信仰所關涉的，正是他們的關繫，他們的相互動作，和他們的結果，而且於真理和可期待的種種中關涉及人的生命和人的宗教。宗教所處置的，是在絕望和希望，是在痛苦的病人和極樂的賢聖，是在信，在望，在愛，是在靈魂，在精神，在上帝。

進化科學是極注重生存的奮鬥（舊作「生存競爭」）此與生物學所注重的分子，——滋養——正相同，此大概是指個人的。達爾文首明此理，其功不朽，萬代沾恩。但此不過是進化之猙獰可怖的一面耳。倘此外並無別的真理，則將見人生最善最寶的東西無所託庇，一任其毀滅至盡了。然幸而進化另有一面，而爲人所特別要注重的，——此即狄雷門 Drummond 之所謂